

满身山雾

王太生

一个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随便谈话的人，往往轻松于“野谈”。我理解的野谈，是一种随性的态度，不是背后说人闲话，而是一些随聊，朋友之间无拘束地说话。

野谈，就是很惬意地在悠闲境地散淡而谈。三百年前，张岱的那条夜航船，一船人昏昏欲睡，士子在暮色中闲谈，旁边有个和尚蜷缩一角，不敢插话，听了半天，觉得其中说话似有破绽，并无大奥，便说：“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”

张岱的《夜航船》是一种野谈，故作者说，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”；清代曾衍东《小豆棚》也是一种野谈，内容范围涉及忠臣烈妇、文人侠士、仙狐鬼魅、奇珍异闻、善恶报应等；明朝洪应明收集编著的《菜根谭》还是野谈，一部处世奇书，其中的句子朴素无华，句句良言……中国古代小品，或许大多是野谈。

有一年，在江心渡轮，两个人站在甲板上野谈。先嗡嗡，后嚶嚶，听得并不清楚。船在渡，岸在移，江天寂寥，波浪翻涌，声音被风吹走，话语中浸透水气。

有一年在镇江，就是那个京口瓜洲一水间、钟山只隔数重山的茶色青青的丘陵地带。在车上，没有预期的，和一个陌生男子野谈，一路相谈甚欢。说着说着，那人到站了，下车后，便挥挥手，人影消失在隐隐的山中。

有一年在黄山玉屏楼，夜晚住山上，晚上四周黑漆漆的，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望着对面朦胧的山，坐在亭中和众人野谈，直至谈出倦意。

乡村的小酒馆里，桌子旁边都是些乡下朋友，大家一边喝酒一边闲聊，野谈的过程轻松而愉快。这时候，有一只大花猫，“咪溜”一下从窗台钻进来，坐在空着的椅上，朝着一群谈笑风生的人张望。

野谈最妙在野地。瓜棚豆架下，西瓜田边，河畔渔棚，山崖峭壁。

当年蒲松龄找人野谈，就在他家的瓜棚之下，那地方叫“聊斋”，说些鬼怪狐仙之事。

古人的画中有野谈。一张画中，两个人坐在硕大如盖的荷叶间野谈，叶大人小，两个人快要被荷叶淹没了。都说些什么？时间太久，空间太远，都听不清了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市井小民，衣袂飘飘，站在街衢，吹风野谈。他们虽身处汴河岸边，却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。

文徵明《品茶图》中，山里茅屋三两间，清溪蜿蜒流淌，屋外松树几株，主客对坐在草舍喝茶聊天，清雅自在，山风徐徐，当属野谈。

野谈简简单单，古人理想的场所，要“构以斗室相傍山斋，内设茶具，教一童专主茶役，以供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，幽人首务，不可少废者”。若有这等条件，闲聊便有好心情。

野谈最好伴犬吠，在寥远的山中，谈文章，谈美食，谈饮茶，谈煮酒，谈交友。

野谈最好有鸡鸣，一觉醒来，听楼下两个早起的人在大声说话，谈早餐，谈蔬菜，谈天气。

我曾隔着芦苇，听人在河心野谈。一大片原生态的芦苇地，我在浅水埠头洗手，听到苇荡深处有人在船上与另一条船上的人说话，两人隔着水面，隔着船，隔着芦苇，说的话都是家常话。家常话絮叨、琐碎，无从写在纸上，只能随风飘远，缥缈成天籁。

少年时，我在苏北农村一望无际的田垄间摘棉花，棉桃正炸蕾，棉地里有几位年轻姑娘，她们一边干活，一边说些城里的事，流露出对别处生活的欣喜向往，那大概算是一种田地的野地闲谈吧？旷野之上，声音被风吹跑，眼中有落日余晖下的地平线和支着耳朵听人说话的棉桃。

野谈不一定要事先选择地点，遇到好久不见的人，也不一定是有要紧的事，只是觉得天气很好，有些意趣，找个机会，好好聊聊，哪怕是一处不挡风的角落，比如路上、树下、亭中、屋檐、墙根。

风轻云淡，气候适宜，繁花盛开，说话的地点是美的。两个人站在小街围墙下说话，头顶上有几颗浅蓝色的绣球花探出头，随着风，滚来滚去。

民间野谈，抑扬顿挫，行云流水。比如，说书。都谈些什么？柴米油盐，朴素情感，平民百姓感兴趣的事情，大俗又大雅。

坐过夜航船的人，有这样的体验：两个坐在舱里闲谈，越谈天越亮了。

黎明登山的人，有这样的视野：两个人站在山顶说话，山色、山体和草木，渐渐明亮起来。此时吹风野谈，一身都是山雾。

野谈最好有茶，绿茶、花茶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茶，白瓷杯中微漾。野谈的人，在适合的时间，遇上谈得来的人，话就自然多，口干了，呷一口茶。茶好，话也就越说越有兴致。



烟火 周文静 摄

荒灯

王征桦

沿着石径小路，穿行于参天的古木和竹林之间，我小心翼翼又不失兴奋地在黛岭古道上行走着。黛岭古道是一条离城最近的、保存完好的古徽道，开车的话，只要十几分钟的工夫，就可以来到这里。

我和许俊文老师来黛岭古道，就是为了看看这段凝固的历史。石阶、古树和凉亭，是构成古徽道的重要元素。无论过去了多少年，人们的步履都是靠块块麻石来连接的，别小看这些被磨得光滑的石块，它们一直匍匐在人们的脚底之下，这些卑微的石头，阅尽了世间沧桑，无言地指引着人们的前程。在黛岭，有一棵巨大的古树，初见时，它刚刚抽出翠绿的叶子。这数人合抱的树，虽然没有到皮骨分离的地步，但也苍老得令人唏嘘。我抚摸着它，想起了生命的古老和坚韧。后来，我们又遇见了一座古凉亭，它以残缺和陈旧，孤独和单调，在我的眼里表达了它的凝重。

我多次在不同的古道上行走，石阶、古树和凉亭，包括古桥，我都非常熟悉，见得多了，甚至会产生一点审美疲劳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来到那棵遮天蔽日的大枫树下时，眼睛突然一亮。

一根两米多高的、六边菱形的石柱，静静地伫立在路边。它顶部的石块是镂空的部分，用毛玻璃四面罩住，菱形石柱上刻着立柱的年份。我立即省悟到，这是一盏路灯，是一盏古徽道上用以照明的路灯。这盏灯，无论从形态和质地，都体现了前朝工匠的精湛技艺，以至于几百年后，还以峥嵘的姿态独立于世。

古时商品的流通主要依赖于肩挑手拿，人们在坚实的大地上奔走，不管路途有多么遥远，只要有古道在，即使是瘦马夕阳，断桥昏鸦，人们也能到达目的地。可是对于想走夜路的人来说，大地就显得不是那么踏实了，摔一跤、撞一回是常事，甚至会有掉下悬崖的可能。在古人的眼里，一盏为人照亮路途的灯是何等重要！我们可以想象，这盏路灯立柱之时，一定有着非常讲究和隆重的仪仗，香烛、牺牲和鞭炮是少不了的，人们的神情是庄重的，周围的气氛是肃穆的，许多美好的祈盼，就在这种氛围中被埋进土里，成为悠长古道上的一个发光的节点。

许多露水打湿了裤脚，许多草鞋在一天之内就会被磨穿。生存的艰辛，驱使着人们一次又一次行履。虽然人的双足都具有抵达的力量，但这种力量在茫

茫黑夜的面前，是有限而无力的，因为它带有对未知的恐惧。惯于走夜路的男人们，包括他们的马匹和一起行走的动物，都享受过灯的恩惠，特别是那些静静站立在路旁的灯。我问当地的老乡，这种路灯叫什么名字？他们的回答很干脆：天灯啊。天灯，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天上的灯，过去只有寺庙前的路灯才可以被称为天灯，可见，人们对这古徽道旁的路灯是多么地敬重和感恩。渐渐地，它成了如同信仰般的東西——背井离乡的父亲和儿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心中都亮着这一盏天灯。

女人总是被动的，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直站在天灯的影子里等待。在预定的日子里归乡的男人，会给她们带来喜悦和欢笑，不能按期回还的则带给她们以焦虑和惶恐，她们站在路边，不断地向行人叩询着男人的一切，冀望从中得到他的一丝音信。尤其是在夜晚，她们被天灯投射的单薄影子，在牵挂和忐忑不安中瑟瑟发抖。一旦有不祥的消息传来，哭喊声会让路边的树木颤动。女人们会沿着古道奔跑，越过一盏又一盏天灯，为亲人喊魂。“喏，看呀，那是一只叫魂鸟！”我顺着许俊文老师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了一只灰色的小鸟落在灯柱上，抖动着翅膀，嘶哑地叫着。它是不是古时望夫归乡的哀怨女子所化，不然，又是在为谁而凄切地鸣叫呢？

为油灯添油的，一般是村里的长者。整个添油的过程洋溢着古朴的生气，添油者洗净双手，满怀虔诚地登上长凳，把油倒入立柱的顶部。火苗升起来了，照亮了一张满是皱纹的脸，光流露出来，也流露出灯柱的古典的韵致；火苗升起来了，它怎么看都像一支跳动的软毫，记下了百年的风雨晴晦。

在高速纵横的今天，曾经繁华的古道早已走向清寂，这盏天灯业已是百无一用的东西。我们在黛岭古道上待了一个上午，只看见有一、二个人从身边走过。许俊文老师说，如今，这条古道就像一根被遗弃在山中的烂草绳，烂草绳上的天灯也自然成了荒灯。

荒灯，在废弃的古道边缄默不语，只是日复一日地在倾听着远逝时光中走动的脚步声、马嘶声和虫鸣声，不知道它内心是否也会有隐藏的失落和深深的隐痛？

荒灯如我。

